

7
210.5
174.1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燕 然

第一卷
第一期

半月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
四月五日

創刊特大號目錄

論 著

自然主義的意義.....本修譯

現代美國小說之成長與維拉·凱漱女士.....郭根

關於詩歌創作諸問題.....葉頻

小 說

麗婦橋.....葛蕙

詩

寒下曲.....寒翁

我願.....佩心

塞外的春光.....嘉賓

菩提樹.....佩莖譯

春之踪跡.....佩心

小品·隨筆

我的母親.....許如譯

雪.....櫻子

編後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自然主義的意義

馮第歐
本修譯

自然主義這個名詞差不多從它有生以來，便用作標明在支配着一八七零年以後的文學，小說，猶其是戲曲上的傾向。在這個時期實驗論的思想，的確在法國各方思潮上有了確定的基礎。至少無形中派散了由忠實於浪漫論的愛好，和唯心論的傳統，所生出的僅有的表現。這却不是一件激烈突來的革命。因為寫實主義在第二帝政時期——有幾個方式是我們可以看得出的——已是企圖着要成爲第三共和時期下的自然主義。自然主義是竟寫實主義未竟之功，不過更把它確實了，更把它誇大了。就在今日，如果我們是堅信着一般流行的定義，那麼自然主義和寫實主義兩者之間的界限是不會清楚的。在他們時期，自然主義派，常爲一般目爲寫實主義派，說他們祇是些衣鉢尙夫樂製或服勞拜爾主義的信徒而已。反之，有些歷史批判記者有時在自然主義公共的標誌下，額別了十九世紀後半紀的主要文學產品，像是李勒的詩，小仲馬的戲曲和左拉的小說。頭一眼看來，這兩個名詞是怎樣密切地連屬，然而它們却指示着不同的藝術學說。

假如我們打開李特萊氏法文字典去檢閱「自然主義」這個字，那麼，我們立刻證明了現在所接受的字義，不是從前有的。因為在那本字典裏，自然主義二字是一無所表露的。李氏祇知道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在哲學術語上的這個字的意義：是「主張萬物統歸自然爲第一要義的人們的學說」。職是之故，也就是「自然派，伊壁鳩魯派及無神派的學說」。是不認有神而祇信有包含不同性質物質本體的「人們的理論。阿茲爾爾和達麥斯代爾氏所著的法文普通字彙校訂了並且補正了李氏，加以新的意見。「自然主義是一種學說，依照它，藝術祇應是自然的產品」。實際上，這是自然主義一般的定義。但是這定義是不正確的，是不完整的。它絲毫未把自然主義和它先進的寫實主義分別得清楚。

要去確定此字的意義，祇有把十九世紀時期中它的幾義主要的運用記住就可以了。並且去觀察起初它是怎樣地，是由何處、是以何意義，漸次地被引用在文人字彙裏去，嗣後又被引用在流行言語裏面。一個字的確定意義，如

整個主義的意義一樣，或更如各別個人意見一般解說一樣，是同時或相繼而有的。

無可諱疑的，舊有的意義還依然存在着。聖伯甫在一八三九年重把『十八世紀的學說』回復到『唯物主義，汎神主義，或更自然主義，像是我們願意那樣稱呼它似的』。在一八五二年兩半球雜誌指摘『哥底耶的詩和學派』，『太自然派了。除却宣傳創造事物的文化外，他的詩是別無所圖的。并且它絕不離開了日見的世界去上帝那裏去』。曼羅在一八八二年於此字新意義被確定了的時候，依然還是以『純單的自然主義……物理化學的學說』與唯心主義相比擬。

但是我們知道自然主義這個字，從很早的時期，就顯然地受了相近字義的(NATURALISTE)的影響。NATURALISTE者即是『特別研究自然界的』。在十九世紀後半世紀中，自然學科的長足發展和它新說說的傳播，在自然學家的方法與文人小說家的方法之間，引生了幾許的比較。這種比較是隨日逐漸的。而這些文人碩士在他們本身也一樣地來遵守來分別採納一般的意見。在一八四八

年包得萊爾說巴路拉克，是『一位學者……是一位觀察家……』是一位自然主義者，他同樣地認識了思想和有形生物產生的定律。』服勞拜爾也不斷地具有同樣的見解，人們漸漸地為勢所迫把自然主義看作了是在社會事實上，去『試管自然學家在動物事實上所試管』的努力，是直接借鏡於科學的智力工作的方法。

是藝術界的人士最後才把自然主義這個字傳播到了民間，起初是在藝術批評界裏，以後便到了文學批評界。也是這一羣藝術人士在同一時期，把寫實主義這個字採用起來，所以這兩個字在相當時期內曾有一度的角逐。自十七世紀以降，有人在藝術學院講說中曰 NATURALISTE 爲『一派在萬事萬物中重門自然界必需而又恰確的摹倣的人』。所以包得萊爾毫不遲疑地說安格萊是畫界中自然派的特出代表。因爲照他的意思是說來，凡是『純畫家』永遠是自然派的人。此種說法十九世紀中葉的『沙龍』中是常聽得到的。爲減少一般批評家成爲舊傳統的信徒起見，他很自然地把爲唯物論所憎惡的意思攔在自然主義身上。曼斯達亞尼企圖着令人取自然主義而捨寫實主義，所以因爲

這個緣故，他把這個字的意義加以補充，依照他自然主義是同時含有寫實派和論理派兩種意思的。他說：

自然派主張在任何方式，在任何程度，藝術是生活的表現。唯一的自的是把自然引到了力量和強度的極端去重新改造它這就是真實，是與科學平衡的真實。

……自然與人類，鄉間與都市，鄉間有它蔚藍的天空，有它蔥鬱的森林；有它閃爍光耀的流水，有它天際不時愛異的濃霧，有一切怡人情趣的花木生活。

都市有男人女人和家庭，有各種以職守和性格為轉移的禮儀，有各種不同的社會狀態，或是一無顧忌地曝露於廣眾之前，或是意欲跡地局閉深處之中，有在情感禮教支配下的個人和團體生活的欺罔。……除此之外，自然主義別無目的的，別無界說的。……

如果它的勝利是可以持久的就是因為它本身是合乎科學觀察方法，是與人心普遍趨向不悖的。」

讀完了這一段文字之後，我們很自然地想到亞斯達亞尼是譏諷康特和李特萊的在那裏他所給的主義，以技巧而論，正是恰如其可地講到了實驗主義的真諦，論到了由

科學愛好合以民主精神來創造詩畫的慾望。此不唯關乎自然主義所探得途徑和類別的方法，也是已在目前的近代科學的大目標。它應當取得了宗教的地位來建設新國家，若以十九世紀後半紀內有的字義來言，自然主義的文學，也就是實驗主義和科學的文學。在一八六三年，聖伯甫精確地撮要說：「哲學自然派的人在各方面上，全主張去採用去提倡科學方法和結論的。他們解放了自己，也努力去解放人類的。」

在自然主義和自然主義派兩個字達到了這個境地的時候，它們已經有了舊有的哲學上豐富的意義，有了生物學最近的多種發明，有了走向代表真實的畫的奮鬥，和現代實驗主義精神上的藝術，政治，社會的一切志願，在這個時候，左拉便把他們捉住了，從它們身上做出他以後的事業來。從一八六七年 F. HERSE RAQUIN 再版序文以後，他就傲然地把他們誇張起來，誇張了有二十多年的工夫，所以有人深信自然主義和自然主義派是他發明的。他自己却是虛懷若谷地說不一定是他則造的。但是誠然地他那不屈不撓的精神却把自然主義由他的敵人手中得了勝利。

寫主義去那時其勢是不得得的，自然學家有公庫爾替他來
仗腰，博物學者本身也會在一時標明是培根信徒的學派。
還有生理學家等全是去左拉作過對的。

塞下曲

塞翁

憔悴的大地，尖利的寒冷，

這里沒有一絲綠草賣情。

尖利的冷風，穿透羊皮襖

搖的你骨頭發抖，

你若不是塊棉花，

就得硬起骨頭抵拗。

這無邊的大野上

只有陰山起伏而來

像個騰跳前進的巨怪，

北風在天空吼，在地面號，

在陰山背上咆哮；

也許還要吹破天，把地撕裂，

但怎也動不了陰山上一根毫毛，
小它全身就不準有根小草；
一身賤骨頭鐵一樣堅牢，
又被風雪磨得磨爛而鋒峭。
北風越叫的響，它也越跳的高。

有了多少年代？

它忘了它年紀老。

看着花兒草兒死滅，

作夢也不會看過柔膩與愛嬌。

！看着冰雪來，看着冰雪化，

也看着春花開放在天底下。

雖是板着臉，並不心冷如鐵，

那沈默之中吐噴力之火燄。

它是這樣桀驁，

像拍着胸膛在向誰誇耀：

你瘋狂的風雪呀，

我瞧着你瘋狂的好！

現代美國小說之成長與維拉·凱漱女士

郭根

——「我的死敵序」——

作為真正美國風的美國現代寫實小說是經過百餘年來
的蛻化而長成的，美國自一七七六年在政治上就成為獨立
國家，可是直至十九世紀末葉美國的文學還只認稱做殖民
地文學。牠的風格文字完全是英國的，牠被英國的傳統所
籠罩着，成為英國文學的一支。

直至馬克吐溫出，他運用他的幽默的筆調成功他的「
邊疆寫實主義」的小說，那種輕快談諧的風格，獨特創造
的精神，完全與英國傳統相反，才為今日「美國」現代
寫實小說樹了第一塊基石。接着便是霍爾斯，他以他的
「絨默的寫實主義」與馬克吐溫並稱為美國現代小說史上
的「早期寫實主義者」。

美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到十九世紀之末，社會上形成上
下階級顯明的對立，社會主義的思想迷漫了中下階級
，在文學上便有所謂「暴露運動」發生，專肆暴露上階級
的醜態，揭破現社會組織的黑幕。於是美國的寫實小說深

進一層，除寫實的企圖外並帶上了社會的意識，從這運動
裏產生出兩個重要的暴露文學大家，那便是辛克萊與傑克
，倫敦。可是這種運動因了大工業家的收買與壓逼，不久
便消下去；而且這種小說的文字與用語還依然是英國的，
還是「維多利亞」味的英文，還不能算是真正的一「美國
」文學。這要在二十世紀初期，中代作家出現，美國的文
學才以獨立的姿態出現於世界文壇。

中代作家是分作兩群的：在迎頭幹上去的一群裏有德
萊塞安德生，以及劉易士，稱為「寫實的」中代作家；在向
後退避的一羣裏便是以維拉·凱漱作為領袖的「逃避的中
代作家」。這羣裏其他著名的作家便是華頓夫人，凱貝爾
，赫格夏麥，以及懷道爾等。中代作家之以兩種陣容出現
，自然是社會經濟力在作怪。原來美國於十世紀初葉，大工
業過度的發展，金元外交又節節勝利，從前的企業家已無
須接近生產工具，只有大量的金錢和他們發生關係，他們
踞坐在黃金的寶座上，便在美國社會上形成「擬貴族階級」
他們過的是優閒歲月，自然發生了文藝上的雅興，但他們

爲了自身利益以及自己的口味，自然不喜歡暴露美國實際社會的作品，他們需要的是纏綿的溫情的美麗的幻夢，而且他們是想用文學作爲逃避現實的工具的，於是自然就會有一群人跟了他們而產生替他們造出逃避現實的浪漫的故事。這些作家們便都是丟開眼前的現實逃避到過去的回憶裏，以美麗的文字描摹空虛的內容。在作風上是浪漫主義的，在文字上染着濃厚的「維多利亞」味。所以在美國的現代寫實主義發展的階段上，他們是反動的敵人，與他們同一時代的另一種勢力對抗着。這另一種勢力便是「寫實的中等作家」，他們是小資產階級者，大工業過度的發展，他們被擬貴族階級層所傾軋而趨於沒落，於是他們中間的文人爲要歌唱出這沒落的悲哀便忠實的赤裸裸的把自己階級的生活表現出來。在作風上他們是反對浪漫主義的，並且擺脫了殖民地意識的束縛，不承認在美國文學中有所謂英國傳統的存在；因之在文字上也養成了一種獨特的美國格調。他們是在現代美國小說中第一次運用「美國語」的作家。但是他們的寫實主義是個人的，限制於個人而沒有發展到社會方面去，所以他們只能稱作「美國」真實寫實

主義」的開拓者。

可是美國的繁榮也只是曇花一現。歐洲大戰是一聲巨砲把一切都炸毀了。不景氣迷漫了整個世界，美國自然也不能例外，小資產階級者所受的傾軋更形激烈，於是他們中間從歐戰歸來的青年們以新進作家的頭銜出現於文壇上時，便也分成兩種陣營：一面是悲觀主義者，他們不但不看到自己的沒落更預測到自己的湮滅，他們的悲觀比起寫實的中等作家更爲深沉。他們中間的代表人物便是海敏威，與福爾克奈。另一方面便是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寫實主義者，這群裏最顯著與偉大的便是帕索斯他對於當前的時代沒有絲毫的悲觀與失望，他覺着在前面是有光明的出路的。在體裁上，風格上，文字上，結構上，技巧上，新進作家都是以最嶄新的姿態而出現，他們以最單純平易的美國語句寫出極複雜的情緒與複雜的場面，他們對於十九世紀以來專講故事和結構的所謂 well made Novel 加以直接的反抗，他們的小說不專講結構和故事，也不作晦澀平泛的心理分析，他們所寫的只是動作，他們的人物沒有思想只有赤裸的生理動作和談話，至如帕索斯因爲處理其

偉大繁複的內容，很大胆的嘗試了一種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新形式，在故事的進程中，有「新聞片」「名人傳記」「開麥拉所見」穿插其中，把社會上的實際材料，作者本身的生活經驗，以及各層社會間許多男女的歷史打成一片，而成功了他的社會的寫實主義，是他前輩寫實主義家所決意想、到的。而一百五十多年來停頓在英國殖民地意識上的美國文學從馬克吐溫開始搖搖到福爾克奈，福爾斯才成爲一種純粹的獨特的民族產物。今日美國的寫實小說便成功爲世界文壇上最活躍的一種文學作品。

二

維拉，凱漱以一個逃避的中代作家而出現于今日的美國文壇，她是一個中年婦人，她的心靈是脆弱的，她不敢張開眼看着她所生存中的滿目瘡痍的世界，便閉了眼躲在她的象牙塔裏；懷念着那些古老的遙遠的甜蜜日子，她的心靈無時不在嚮往於廿世紀前的美國西部，所以凱漱便被文學史家稱爲最後的「地方主義者」：在作風上她便是繼續着一八七〇年代美國西部「邊疆作家」的系統，他們都不把他們所生存的時代作爲描寫的背景而只是追述着浪漫詩

燕然半月刊

克的童年印象，塗上濃厚的地方色彩，寫那些早已逝去的美國西部邊疆生活——那時西部剛在開闢，一切是那樣的甜蜜恬靜，充滿了活生生的朝氣，可是廿世紀一抬頭，機械的轟聲，稠突裏的煤烟早把這些美麗的景色攪的粉碎，所以這些作家不敢面對現實，便閉了眼，浸沉在感傷的回憶裏，溫存過去的好夢。可是凱漱所生存的廿世紀比十九世紀後期更要混亂煩囂數倍，所以帶有地方主義血份的她，所感到的悲哀與失望也比她半世紀前的先輩更深沉數倍；於是柔弱的凱漱既不敢抓住現實迎頭幹上去，便只有跟了地方主義作家的系統，兩手遮着眼，避開目前醜惡的現實，從回憶裏尋找一些心靈上的慰藉。把她整個現實生命消沉在古老的夢境裏。我們試從她的作品上考察一遍，在她十四部的作品中，除了「我們中的一員」是寫一個現實的故事外，其餘沒有一都是把她自己生活的時代作爲故事中的時代，自己生活的社會背景作爲故事中的社會背景。她的早年代表作「我的安托妮」寫的正是美國西部剛開發的當年，描寫她的家鄉奈勃拉斯加地方一個名叫安托妮的吉卜賽女子的一生。「失望的婦人」寫「三十年或四十年前

七

「美國正在修築鐵道時期一個寡婦的哀史。」「墾荒者」，「百靈鳥的歌聲」以及「教授之家」，描寫的都是作者童年時代故鄉的風情。「主教之死」是寫一八五〇年新墨西哥傳道時代兩個天主教士爲上帝犧牲的故事。「石上人影」則是描繪法國十八世紀殖民于「寬拔」的情形。至于本書我的死敵(MY MORTAL ENEMY)則是敘述美國西部某一城市與紐約兩地交織成的一個婦人的一生。在她顯示逃避的作品中，這篇是一個最明顯的好例。在作品的意味上這一篇與作者其他作品并無二樣，不同的是她寫的是作者的時代，作者生存中的社會背景，(可是多麼的隱晦不明呵！)而且從主角亨蕭夫人的特殊的個性看來，她實在與作者有點相像，這書便頗有點自傳的味道。亨蕭夫人出身於暴富的「擬貴族階級」，嘗過豪華的生活，在少年時充滿了浪漫的氣味，具有下流而理想與囂張高傲的個性，但一旦走入社會後，醜惡的現實與自己的理想完全異趣，一切美麗的幻想便撕的粉粉亂碎，可是她自始至終要保持自己貴族式的個性，因之無法在這些像「畜類」的人群裏生活着，便只好閉着眼從童年樂境的回憶裏尋找一些

心靈上的安慰。但是在醜惡的現實裏，連夢也不許你做長的，當她正躺在公寓的床上閉着眼睛時，樓上的「畜類」們便把樓板踏的連天價的響，她除過痛哭以外還有什麼辦法呢？——她在少年時對於宗教是不關心的，可是在這時却不得不想到上帝了。但是上帝不會指給她生路的，開自從她皈依上帝後便想根本離開這個現實世界。當她在大清早起，坐在海邊的懸崖上時，她說道：「我喜歡在黎明時來看這個地方，那是一個教基的時辰呵！在那第一條冷颼颼寒閃閃的光線射在水面上時，就好像我所有的罪惡都被饒恕了；好像天落在地面上，天吻地，把地上的罪惡都赦免了。」於是在故事的末尾，她便在這個時辰這個地方脫離了這個醜惡的世界，以這樣一個羅曼諦克的死了結了她的生命。這樣像一位殉道者似三跳出這醜惡世界的老婦人，正是凱澈人物的最終的出路。不想而對着現實便只有自殺。假若不想自殺又不想面對現實，而要另找一條脫避現實的路，那就必須像歐洲批評家所謂：「在今日的思想界上，假如一個人沒有勇氣自殺，就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向前去，一條便是歸依天主教。」所以在凱澈的作品

裏，如果她不能把她的人物都屬於自殺之路，便在無法自解的環境中使之皈依天主教作為最終的歸宿。在我的死敵以後，凱漱繼續寫成的主教之死（一九二七）以及最近寫成的石上人影（一九三一）便都是以虔誠信教的天主教徒的生活作為題材的。

凱漱逃避現實的作品，不但故事本身纏着一層濃厚的夢味，即在故事裏行動的人物也像夢中經過的黑影一般。我們看後好像是做了一萬甜蜜的或悲清的夢，想要捉摸他們的血肉就會失望的。可是包容這些故事的文字，寫的却是既細膩又甜蜜，在輕快的散文中有着新鮮的字彙，富於詩意的想像，而又帶着音樂的韻調。所以華爾特門稱之為現代美國作家中最被英國人所讚美的一個。甜蜜的夢味，只有美麗飄逸的文字才能說得出啊。（可是讀者如在本譯文裏嗅不出這甜蜜美麗的夢味，那是應由譯者負責的。）

維拉，凱漱現在已是四十多的人了，她雖然生活於廿世紀的紐約，可是她的靈魂却縈繞於前世紀的美國西部。她討厭人羣喜歡孤獨，如今一個人住在紐約的寓所裏，開窗向西望着，遙念她那已成工業區的故事。關上了窗又冥

燕 然 半 月 刊

想天主教的國，或者玩玩古畫古玩，讀讀魏琪爾的牧歌，海涅的抒情詩，彈彈纖弱的曼陀琳，對於窗外動搖紛亂的實際社會，她是不屑觀察更不願認識的。

我 願

佩心

我願化作一陣狂風，
起來，奔向望中的長空！
離開這幽谷的家，
讓你的脚步踏遍天洋。
吹起你激昂的號筒，
喚醒一切的有生之倫；
同時當做挽歌一首，
和這垂死的世界分手。
聽呵！遍山谷與森林
發出震撼天地的響應；
東方酣睡着的奴隸，
可有人從迷夢裡爬起？
瞧海上的曙色發白
燦爛的長光就要到來。——
我願化作一陣狂風
起來奔向望中的長空。

十二月二日

九

關於詩歌創作諸問題

葉頻

寄北虹

接到你的信和爲「寒原」寫的兩首詩，我就想同你談談關於詩歌創作上的幾個問題了，前些時看到你的一談詩，也可以說是表明你自己寫詩的態度那篇文章，我更覺得我有寫這篇東西的必要：

一個研究詩歌創作詩歌的人，首先應該決定的是自己研究詩歌創作詩歌的態度和立場：就是我們怎樣地研究詩歌，以怎樣的態度來創作詩歌？過去，一般觀念論者，以爲詩是天才的產物，一個詩人一定是具有超人的天才和特異的氣質的，詩人寫作詩歌要靠他天才和靈感（INSPIRATION），如果沒有天才你就休想寫詩作詩人，這種論調，很明顯的，是錯誤了。

真實的文學是真實的社會的反映，詩歌是文學領域裏的一部門，當然，真實的詩歌也應該是真實的社會的反映，歷史告訴我們說：無論那一個時代，偉大的作品，都是趨向現實，表現當時的社會生活，代表當時的時代精神的、攝取現實生活的題材，把握住社會的動向來完成自己詩

人的任務的才是真實的詩人，才能寫出真實的偉大的詩作。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離開了現實的題材，是絕不會寫出偉大的成功的作品的。因此，社會的生活和詩人的創作有着極密切的關係，詩人也不是一個先知，一個預言者；詩人也是一個人，和其他人一樣是一個社會的動物。堅立正確的世界觀，抓住現實，充實生活，艱苦的去體驗，去觀察，認真的耐心的去學習寫作技巧，忠實地把真實的現實反映在你的詩歌裏，才會成功，才能寫出真實的偉大的作品。天才是由刻苦不斷地努力中成長起來的。穆木天說：「想作真實的詩人底人們，是須切實地去用功，真準地去研究，自炫才子，自命天才之傾向；決不是一個真實的創作家所宜有，真實的詩人不是一個預言者，乃是一個「人」，而且應當是社會中之一個進步的人」。蘇聯文學顧問會「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內也說：「一個想要成爲文學家的人，要從實際感來生活，要偷懶，要自憐才能，那就大錯而特錯了」。

因此寫作時的態度的認真，我們應該注意，我們不要

把我們的創作當成了兒戲，在「談詩」裏你說：「從前年的一個秋日，我就寫詩了，一直到現在每天都寫一首詩；這是我的嗜好，像吃煙的人終日離不了烟斗似的」，這樣把創作詩歌像吸煙一樣的當作一種嗜好，每天一首一首的製作，對於你自己和別人（你不是當發表嗎）都是一種時間的浪費，我相信這樣你一定寫不出好的詩來，何況你的生活範圍又那麼狹小，近來人們都說你的詩越退步了，這是在意中的。這裏，我覺得穆木天在他的「詩歌創作上的二三問題」內說的：「從我過去創作上的經驗中，我感覺到了一個詩人作詩之際，是必須拿出他的真誠來，態度之不真誠，不嚴肅，是不足以產生真實的作品來，特別是在詩歌之創作上，更是顯然易見的，因為，在詩歌中，須有真摯的感情之表露，沒有感情，就沒有詩歌，形式上之雕虫小技是非常地容易，可是，真摯的感情并不是法利賽人所能表露出的。第一我們要求的，就是詩人之真摯嚴肅的創作態度，因為只有這種嚴肅真摯的詩人創作態度，是才可以克服自己的錯誤，才可以產生出真的詩歌的」是值得我們和所有愛好詩歌的人們拿來作為參考的。

燕 然 半 月 刊

關於詩歌創作的主题：我們眼前這個沾染着血腥味的現實社會中，不是有許多多的題材，可以攝取來作為我們表現的主题的嗎！反映現實，暴露現實是詩人的任務，我們應該摒棄一切吟咏花月，象徵雲霧，描述身邊瑣事的

塞外的春光

嘉 賓

野草初呈現青色

楊柳正抽發嫩枝

塞外的春光呀，

何姍姍其來遲？

請息了吧，狂風！

你是歡呼春光已至；

還是在哀哭呀，

這寒冬之消逝。

同情；來謳歌偉大的時代的題材。因此，我們應該擴大我們生活的範圍，我們不是在「我們四週的社會」來浮面的觀察，選取詩材，我們要深入社會的底層，生活在大眾裏面，「作為大眾的一份子，流着大眾的血，發着大眾的

「肌肉與力量」，細心地去體味現實，認識大眾的生活，學習大眾的語言，真實地表現這多難的時代裏大眾的困頓生活，訴說他們的痛苦，吐露他們的心聲。我們不需要淺薄的表面的觀察和抒寫，像「因為在小村裏的街上走了一回，便能寫出一篇『大台什的街上』」。我們應該照蘇聯文學顧問會的一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對信內所說的一樣：「不要求知於天花板，不要選材於指頭，不要寫傳聞，不要寫你不知和未研究過的東西」。而應該寫我們「所深知的東西」。我們「曾加以研究，思慮，受其感動，以及消化了的。」

還有，關於詩歌的形式，這是要由內容來決定的，我們知道詩歌的內容，是由現實複雜的事件中採取，複雜的內容當然須要多樣的形式來表現，爲了形式與內容的調和，一首好詩讀起來使我們感到那是內容也是形式，而不單是形式好，或內容好時，我們要求形式與內容的統一性，就是：什麼內容用什麼形式表現，怎樣把內容表現的有力就怎樣表現，來創造各種自由律的新詩。近來接連有好多寫詩的朋友們，雖然不像「新月派」的人們專作純形式

主義的追求，死命押韻，雕琢字句的束縛住了詩情的自然，去創造形式的美。而也一味模仿象徵詩人的朦朧，製作與別人無關而且也不通的詩歌。尤其有些人用固定一種形式，裝滿不同的各種題材，雖然不像「新月」詩人那樣作豆腐乾的製造，却也妨礙主題的展開與積極性。而你得詩作就多犯這兩種毛病，尤其是後一種。

自然，爲了「加深自己的教養，擴大自己的眼見，豐富自己的生活」，多讀書，多讀各國偉大的文學作品，這是一個從事創作的人必須有的準備，但是我們切記得要批判的去閱讀，批判的接受過去文學遺產的種種優點。巴爾札克的觀察，杜甫的現實主義，高爾基的豐富的生活和特殊的描寫知識，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去學習，去模倣的。現在有人模倣林庚，模倣「現代派」的人們的詩，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根本他們的詩歌矇矓目已，矇矓別人，與現實生活毫無一點關係；模倣他們就像做一件假學一樣，是時間的浪費，結果是無路可走的。

總之，一個詩歌的創作者，不要把自己看成一個神秘的，了不起的人，一個天才，而偷懶，苟安。我們「應該

努力使自己成爲一個有深邃的教養和廣大的眼光的充實的
生活地經驗者」。把現實多樣的題材，真實地藝術地表現
在我們的詩作裏，使我們的詩篇成爲時代的號筒，我們自
己作爲大眾的歌手。

努力罷，所有愛好詩歌的朋友！

三月：

我的母親

JANKO ALASKY

許如譯

當她做了我們的母親之後，便沒有過一禮拜甚至一天
安靜的生活。度過了六天工作的日子，禮拜天來到了，她
也得不到休息。每一個禮拜天給她帶來的都是新的苦痛。

每天早晨，牀上小孩子們的呼喊驚醒了她。從早晨起
她便像揮汗的牛馬似地駕上車子了。上午她在廚房裏，
在鍋灶旁被煙塵薰蒸着，但她要不斷地想到她這九個孩
子。怎樣給他們吃，穿；怎樣地撫養，教育他們，她時時
刻刻關心着。爲她自己，她却永遠沒有功夫去打算，她
的生命上不曾有了九個傷痕，她可憐的一生，就這樣斷送
到九個孩子身上了。

午上，她看見我們圍攏着她，總是含着眼淚。大家
在一起吵鬧得不可開交。有的是最關得利害的，有的是
最安靜的，有的馴善，有的暴戾，但她却對每一個都是一
樣的撫愛着。她保護我們，因我們而吃苦。——她僅
是爲我們而生活，只要是我們健康地成長，她全付精神都
要注到我們身上來。

下午她要補綴破舊的衣服，她得不到一刻的休息。

她負着千鈞重担直到晚上，直到深夜。她喂奶給最幼的
小兒們吃，他們幾乎要吮吸出她的血來才得人睡。——在
她把孩子安頓入睡以後，便到磨坊，馬廐，花園，田地裏工
作。——冬，夏，春，秋一年四季中她爲着這一夥小生命
負着這苦難的担子。

整天工作之後直到夜裏，她還不能入睡。她差不多老
爲我們用思想，因此常常失眠。天快亮了，她才能因此
常常睡着，可是不久床上孩子們的呼喊又把她喚醒。於
於一天又開始了，她又沒有休息的機會了。她重新過着艱
苦難的生活。

唉，沒有人，就是我們這些孩子們也不知道對她憐憫。

我們使她川盡最後一滴的精神，最後吸的一口氣，她把當母親所受的苦難都忍受了，母親在世簡直就是爲了自己吃苦和犧牲自己。

我們做了些什麼呢？

我們對母親的厚恩絲毫沒有報答，——就是連一句孝順的話也沒有說過。

我的母親對我們就是連一些小小的要求也沒有。我的母親在我們身上，在她的生活上，什麼要求，什麼期望也沒有——或者她所請求，期待的只有死神和上帝罷。她是一個影子，如同一枝燈光搖曳的殘燭。她全身包着疲困的骨頭，外邊蓋上一層枯乾的皮膚。她簡直是兒女的牛馬，背上的重荷如同荒地上的許多石頭。花不經灌溉是要枯死的。我們的母親就連一滴露也沒有人去給她洒呀！她的牛馬般的生活，駕上了這重負的車子，直到筋疲力盡才休止。

她所有的盡是痛苦。破舊的衣服包着她枯瘦的身體。可憐的她竟以這樣的體格胼手胝足地辛苦了一生。

我的母親的生命就是這樣銷蝕了呵！

沒有一個人能夠幫助她，撫慰她，甚至對她說些安慰的話。我們中間也沒有人能了解母親精神上的痛苦。甚至於我們沒有和她談道一句使她滿足的話。那時我們不知她爲我們受了多大的痛苦，多少折磨。

她對我們每一個都是同樣的受護，她整個生命都爲我們犧牲了。她不知道什麼是疲倦，什麼是痛苦，她只是想天下作母親的都是遭得同一的命運。

她不反抗，也不需保護她自己，她知一切於她都沒有補助；她完全任命運的播弄……

她茹苦含辛永遠小心翼翼地生育我們，當我們在床上呼喊的時候，夜裏把她驚醒了，她喂奶給我們吃。我們整天攪擾她，她要撫慰着我們入睡。在生與死之間，她爲運命恐懼。

一年一年我們逐漸長大了。我們聚在一起爭噪毆打。母親便來裁判。她以瘦削的手掌責罰我們。但是在她責打之下我們會覺得她的心是仁慈的，她對待兒女們是再公平沒有的了。她時刻爲我們擔心，每一個的呼喊，驚叫都會使她害怕。整個的家在她看去好似陷阱，深

怕她孩子們受一絲一毫的損傷。她在睡夢中老是覺着某一個孩子折了足，某一個孩子刺傷了眼，這許許多多危險使她睡夢中也懸念而不能安睡。

沒有人幫助母親，沒有。

我們也漸漸地更長大了。

什用緣故呢？

沒有能修猜到，沒有人能夠猜到。

我們一共是九個，是這麼多！我們的年紀大了，我們覺得這麼多的弟兄是可恥的，就是母親也不能自行阻止。

我們不曉得爲什麼這麼許多小孩子不斷地在家裡出現，這些啼哭的小孩子們也不會知道。沒有人喚他們，也沒有人願望他們來，可是他們終於闖進我們之中來了。

我們毀滅了母親，她把真正的血和力都給了我們。她給了我們生命，使我們生存，使我們一個個都能長成，這時候她死了。

我們用什麼去報答她這極大的犧牲呢，什麼也沒有，什麼也沒有。

她對每一個孩子都是用着全付精神關懷着。假如有什麼不幸襲來，她怕這些可憐的孤兒們受了苦難。她的確有這種預感。她詳詳告誡我們。

我們這些孩子們却不聽她的話。誰還聽她這些哀訴的語言？她的話誰也不耐心聽？我們對她一些也不了解。

一直等到母親不在了，沒有人看護我們，愛惜我們，撫摩我們，你們的經驗知道爲麵包而工作的意義，我們認識了爲生存而掙扎，這時候你們才了解母親的最大的痛苦了。

她的最大的犧牲和最大的苦痛，現在我們才了解，可是遲了，我們已經什麼也不能報答她了呵。

她結束了她的苦難并不久……

誰還紀念着我的母親呢？

有誰走過她的墳墓會知道這裏安眠着一位最好的母親呢！

沒有人能夠知道。

在墳墓中每個墳墓都是一樣，每個墳墓裏安眠着同樣偉大的母親……

但是在我的母親活着的時候，我自己和我的兄弟姊妹們都不知道這些。上帝饒恕我們，我們不知道我們該做些什麼，我們不知道。

生活是這樣，時間幾乎要教我們把母親忘掉了，她的照片我都沒有。但是，如果艱難阻了我的路，我愁苦的走向前去，如果我因憤怒而窒息着，如果我在歧途中彷徨而失掉了腳下的基礎，我在疑難中戰慄，這凡個字便不自覺地掛到我唇邊：

——我的媽媽呀，媽媽。

(二十五年三月三十日夜)

苦提樹

W. Müller 作

城市前面，
井的旁邊，
立着那棵苦提樹
我曾狂熱地徘徊在
牠甜美的影幕下，
被割裂的樹皮中

描出了受的語痕，
不斷的引誘着我，
踏進她眷戀的情懷。

今天，午夜

我經過牠身邊，
呵！一個漂流人
閉上眼睛，
遺忘了黑暗侵凌。
但牠美麗的枝條，
似乎向我呼招，
「來吧！青年！
『我們給你再造和平！』

寒風吹來了，
激動着大的力扇！
拖走了我的帽子，
我却永不回返。
而今牠穿過樹林，
經過了多少途程。
呵！那樹還在吶喊，
『我給你創造和平！』

全全全全十六全全全全十五全全十四全全全全十三頁

下上上上上全全下全上全全全全全全全下欄

勘誤

一行十八字
八行一字
十四行末二字
十五行首二字
十六行二十四字
三行十一字
五行十五字
十行十二三字
六行四字
七行四字
五行十三字
七行六字
八行十三字
七行十七字
十行六字
十一行一字
十二行一字
一行四字

正舍她衍文衍文
過愛翼翼
沒有人
○我我
懷月善城愛
誤舍她此因
常看道受
用沒有
?你你
懷年善城受

雪

櫻子

塞外雜寫之三

下雪了。

遮蓋塞外大地的天空，陰暗的像鬼裏者底臉發着鉛灰色，舊毛大的雪花紛紛落下來，隨後是像白蠟糞下來的碎粉粒落在地上。空氣是異常的沉靜，沉靜的像一池不動的死水。碎粒的雪落在了地上，先是很快地消逝了，漸漸地積起來。大車，人力車，自行車和着人的脚步走過去，踏下了不少的腳跡，雪白的地上，憑空留下了受盡踐踏的污穢痕跡。

夜裏，雪飛得更濃厚了，走出去，帽子上便會掉下許多雪花來，天是灰霧的一片，沒有月光，星兒，天氣却依然是異常的沉靜。

早晨醒來，風在窗外狂吼着，雪花從窗隙裏鑽進來，打在人面頰上，像冰彈子一樣，我穿上了厚厚的棉衣，皮衣，像一個詩人似的跑出巷口外看西邊樹林中大青山的雪。

飛舞着的雪花迷矓了我底眼睛，一陣風吹過來，直令我打顫，我底腳踏下去，發出沙沙的響聲在和着鄰家掃雪發出的聲響。西邊的樹林寂靜的沒有一個人，雪花在亂林中像撒霧似地舞着，大青山的陽面積着厚的雪，更顯得清

澄，憂鬱，像凝結戴上了素素，格外淒涼。山頭上的積雪被北面的冷風吹得歪了頂，只留下一處白一處黑的痕跡，山腳下的村莊不知隱沒在了雪中？還是在霧中？

一兩個行人走過去了，穿着大氅的扯起了領子，頭縮在裏面，幾個莊戶人騎着騾經過對面小河的橋，小河中已積起了很厚的冰，只有中間還有一條很狹的冰道還有水緩緩流過，冰上堆起了雪，看樣子不久也要封凍了。

傍晚，風更大了，雪到處彌漫着，冷風像針樣似地刺人皮膚，微弱的電燈，照在雪地上正映出死一般的景象，人力車，自行車走過去了，車子走得快時，一拐灣人便會摔倒在雪地上，爬起來理整着天氣。

在一個轉角處，一個穿着襪襖衣裳的年青人，一面顫抖着，一面哀號着：「好心的大爺們給一個錢，煖煖肚子吧」，那哭聲、在雪花飛舞中隨着風飄揚。

春之踪跡

佩心

案上寒梅

揭示了春之消息，

盤伏的情思

睜開倦眼探望；

春的脚步輕輕

早踏上

未醒的荒郊。

野火的墨痕

擠出了新綠，

有衣履隨輕風

在草上飄拂低徊；

春却毫不踴躍

已鑽入早熟的桃林。

時光和風雨

吹老了桃花，

多情傷感

共落紅的歎息

拋向泥濘；

春不為願惜止步

更攀上柳枝依依。

悵悵的柳枝

攬着分手的人，

斷腸離恨

更長過柳絲；

春却不解留戀

早又走向天涯。

三月十九日

歡迎

批評 訂閱 介紹

麗婦橋

葛 蕪

「麗婦橋」架在鄉裏的「五陽河」上邊。

還是那樣綠陰陰的河水，夾在楊柳間的橋可並不那麼美麗了，油漆都剝落下來，露出的那塊木頭都發了灰，有幾根刻着花紋的欄杆也不知幾時折落水裏，漂去了。……

六月的天裏：漢子們掛着長繩拖着浮在河心裏的船

「嗚嗚咳，嗚嗚咳！」的放着疲酸的步子，彎着腰，紫黝

黝的臉上流淌着混濁的汗珠，身子像泡到塘子裏，到了冬

：「跑長脚」車的行列隊在朦朧地夜影裡蠕動着；蠕動着

——彷彿還有一束……一束……的銅鈴，爬進陰森森

的樹林裏，人們像是走慣夜路似的，悠閒的交談着，幾個

烟袋鍋裏放出的星火，一明一暗的掛在車子的邊沿上，

「嗚嗚咳——咯咯咯……」交織着「麗婦橋」

長年的勞動曲。

從河堤陡懸過來的狹道，在夏天裏看去好像一條死了

的蚯蚓，這上面絡繹着行人，打「西紅莊」到「五里坡」

一定得從這條路走來折過橋那邊去。

活了七十年的元奎爹在淺淡的晨光裏，那時村裡伸長脖子尖叫着，有幾家正拉着柴門的鈴響，元奎爹在原野裏漫着步。

「咳咳咳——……」

一串咳嗽從喉裏發洩出來。

接着：「一年不如一年了，呃——」年景真變得……呃

呃，呃——」

聲音是含了十分的傷感與沉鬱，佝偻着身子，使人見了都替他擔憂着喘氣的困難，他從「拾錢」的年代裏，似乎得了經驗，那便是「上半月，下半月——」（這也許就是元奎爹「拾錢的哲學」了）

「會拾錢的一個早，不會拾的滿地跑！」

西紅莊把邊的房子就是他的家。

家：從甚麼地方看來這祇像一個「窩」，除去一個十七歲的孫女外他是沒有一個人了，「老板兒」是去年讓房上的樑木砸死的，兒媳婦跟着野老公跑了，兒子老早老早就跑到不知道甚麼名字的地方，那年他還替兒子坐了半牢獄。

「你兒子殺了人你得坐獄！」

「呃呢——呃……」

元奎爹流過淚，勸着元奎：

「元奎呵……人家是大戶，估個兩三畝地皮

就……就……元奎呵……」

「我們的命——我們的命也快完了！」

那時孫女才六歲，沒了爸也沒了媽。

「小銀子……要是那年補頂修房子……你

也會有個奶奶呵……」

的確，要是那年——這個念頭總是在他的心頭上打旋

圈，不過「天意」「壽命」「該死」——元奎爹又暫時得

了一點安慰，推開了愁苦。

「橫樑要塌下來！」

「唔——」接着：「等到有了錢……就修呵！」

終於「老板兒」就是這樣歸了天。

如今元奎爹是孤伶伶的過着日子。

太陽從山坡上流到了大地的光，玫瑰色的是驢罩着野

草上，五陽河裏又泛起了美顏的花紋，麗婦橋的倒影也在

水裏波動着柔美的表情。

上了橋，便彎彎脖子瞧——

綠陰陰的河水摺疊着無數的波，幾根草葉默默裏慢慢

的浮去……

「這兩天……」

這兩天又要死人，元奎爹彎過了橋腰。

一天的傍晚，在黃昏裏的麗婦橋：王家媳婦跳了河，

那個漂亮貨……

「甚麼呵——」

「那個長着毛葫蘆眼，櫻桃嘴，楊柳腰兒——王小六

的媳婦跳了河！」

「唔——」

「媽的，那貨彩，要是咱們……」

王小六的媳婦是打路上拾的，那婆個地方正鬧着飢荒

，十五歲的時候喝過「水銀」，到現在才算跳了河。

「麗婦橋這地方就不「乾淨」（註）——死了多少女

人……」元奎爹惋惜的說：「麗婦橋的來歷就不

好！」

——「甚麼朝代呵，呃，是一個夏天——六月底，人

心都躡起來，縣裏傳下一個信，叫咱們這里修橋——橋要修得有欄有柱，木板板橋可不行呵，皇上打咱們這兒過，受皇上封，人們可要活轉哩，轉吉運！呢——

「聽說有××人侵境」——「侵境」也叫「寇邊」，董員外說的——「皇上選出來找樂子！」那時候有個甚麼地方皇上一來了大姑娘小媳婦都要脫個乾淨跳進河洗澡，好貨——皇上就帶走了。

「××把地都佔了干你們百姓屁事，瞎操心！土地又沒有你們一分一寸！」

「抗天旨可不行呵，有個地方違了天命，全村焚毀，雞犬不留！」

「人們都慌起來！」

「明天就起修！」

「咱們沒遇到那年月，唉，真苦呵；人們都光着膀子，汗珠子一個勁的往外流，太陽晒得人們發暈，人們跳進河裏，可就淹死了。」

「男人淹死一大半，柩子還沒有影，

「一個大圓滾——就是一個人！」

「偏偏那時還落着雨，在堤上整夜有不少的燈火，鬼了又亮，亮了又熄，可是「五陽河」的水還是不停的流着——橋還沒有影……」

「明天就來了，怎麼辦？」

「你們知道怎麼辦，那法子可真……真……」

「用人搭呵！」

「人？那有人——」董員外可發了愁，

「人——要女人呵，遠遠「旨」可——可了不得

——雞犬不留……」

「唔——那就女人吧！」

——幾百個出怨的寡婦和姑娘都含了淚移行到河邊，頭髮亂蓬着，在五陽河裏平排着幾隻航，女人慢慢的上了船，堆在上面，夾了木板——樣子就像個橋，

「真像個橋呵！」董員外笑起來，

「第二天皇上路過橋，獎勵董員外一大陣：能遵聖旨，不違天命，賜了幾百疋絹子，還提了一級……」

「唉！幾百男人，女人都死了……就好了董員外……」

……我說橋的來歷很不好，後人能好嗎？……」

「麗嬌橋」就是這麼來的！」元奎爹又加了一句。

「麗嬌橋」的故事一直波傳着，不停息……

元奎爹在廟裏當上看廟的那天就歡喜得像個孩子。

「銀子，爺爺當了西紅莊看廟的了——」

孫女輕輕的一笑。

「宋保長真是個世上的好人……」

銀子的心可起了相反的心理，她想着那滿生黑毛刺的

臉，大大的紫鼻子，鼓出來的眼，那個像牛一樣的人……

這樣，她的肚裏生了毛……

那天，元奎爹病着的日子，她到沈家小舖買青菜。

「銀子——」宋保長抓住她的手，

「你幹麼！你幹麼！瘋了嗎——吳缺德……」

「哈哈！你……我和你……」

接着又想起了一回：

是一個流火的七月的一個日子裏，她在崗坡上拔「長

蕪菜」，汗珠一顆顆的跌落下來，紅紅的臉蛋給熱得紅潤

了，小竹籃在手臂上搖擺着，

搖呀搖的，嘴就流出一個歌……

「長蕪菜開黃花，

二八梅姐哭嗒嗒，

爹問道：「哭甚麼？」

綠鞋沒錢繡紅花！

娘問道：「哭甚麼？」

有脂沒粉怎樣擦！

哥問道：「哭甚麼？」

嫂子銀環三兩八！」

可是後面——

「長蕪菜開黃花，

二八梅姐害娃娃……」

銀子紅着臉，心突突的跳着。

「銀子——」宋保長笑着，

「……我……賊……」

「銀子……」宋保長摸着銀子，用手摸着她的髮，

她的臉，她的肉……

「嗚嗚——嗚……」

她哭着，她跑到「麗嬌橋」望着綠陰陰的河水，落着

淚……

可是，她想爺爺，她又慢慢地走回來，

「死了誰管爺爺呢？……」她拭着淚。

（這件事她沒有告訴元奎爹）

元奎爹吃着菜，眯眯的笑着，他想着他該怎麼辦謝宋

保長……

「爺爺往後不會受苦了——」自語着，

吃完了飯，元奎爹眯眯的笑着到廟裏去。

「元奎爹今晚到『五里坡』去，嚮了鐘再走！」

「呃呃呃——……」

夕陽漸漸地沉下去，那西天的霞彩也就隨着淺淡，而

消失了，遠遠的天邊慢慢的露出幾顆朦朧的小星，原野裏

又清靜了，牧牛的孩子都在街上跑唱了，

鐘響去——囉……

元奎爹走過「麗婦橋」折到堤邊上的彎道，到「五里

坡」去。

他笑咪咪的走着，抽着旱煙。

「媽的，讓不讓——不識抬舉！」

銀子的嘴紫着布帶，在嘴裏塞滿了棉花，宋保長的兩

隻手按着銀子，銀子的頭很快的搖動着，臉紅了，眼也鼓

起來。

「媽的，幾文錢的臭貨！你看看……」

終於，銀子就這樣死去了。

在夜色沉沉中，有兩個人從元奎爹的屋子裏抬出一個

直挺了的東西，很快的走到「麗婦橋」上，沉默一刻，

撲通——

那直挺的東西從麗婦橋拋到水裏，水開了個狂大的波

紋，慢慢地又恢復了平凡的流速。

太陽的紅光從簷前懶懶的流了下來，鷄又長鳴了，樹

葉子發出沙沙沙的聲音，元奎爹流着淚，走進廟裏。

「宋保長，我說『麗婦橋』的來歷就不好呵……小

銀子又跳了河……」

元奎爹的眼淚豆子似的落下來。

（註）不乾淨：村裏迷信有妖魔鬼魔的意思，

（一九三六，脫稿）

編後

在這荒蕪沉悶的塞外，人人都感到寂苦，窒息，其實也就是一種無可名狀的慘痛。但人人都把這慘痛壓在心頭，彼此只好相互地作一種會心的苦笑。

要打破這沉悶，開拓塞外這塊荒蕪的文藝園地，幾個朋友相同的有此心，大膽些說也更有此志，於是便有這個刊物——「燕然」的產生。

也許有人會說，這是一種逃避，我們不敢也不願申辯；只有拿着熱烈的心，自覺具有的這一些火力來作反証。因為我們不懂得『幽默』，所以自知是沒有地方逃避的。

最使我們高興的是在倉卒的籌備中，已經得到不少的回音。幾天工夫已有不少的作品放到案頭，這是精神上最珍貴的禮物，以後我們將陸續在本刊上供諸同好

，於此謹向賜稿諸君表示謝意。

因為倉卒籌備，篇幅又臨時比原來計劃增加，所以創刊號，原定一日出版，如今竟不得不延遲至五日。這，只好等到下一期來敷衍了。

又因稿件擁擠，所以預告時的幾篇有的臨時抽下，原定的幾欄也不得不有所變更。我們這只是一種嘗試，所以熱誠地希望讀者諸君的批評和指導，使這個小小的刊物，隨時改正。

我們不願如時下一般的假作正經，擺出：『堂堂正正之師』的樣子，所以不用發刊辭，在編排上也一定死板的固定的範型。如果不免龐雜的話，那完全是編輯時錯誤。

印好之後才發現錯植的地方太多，這實在對不起作者和讀者的。

稿約

- 一，凡以文藝創作，翻譯，理論，小品，書評等投寄本社者均屬歡迎。
- 二，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
- 三，來稿一經登載，均略致薄酬。
- 四，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增刪者，請於投稿時預先聲明。
- 五，投寄之稿以未在他處發表者為限。
- 六，投稿請寄綏遠楊家巷十二號燕然社。

燕然創刊特大號

民國廿五年四月五日出版

編輯兼
發行者

綏遠楊家巷十二號
燕然社
電話一百一十三號

總經理 **綏遠新聞社**

印刷者 **綏遠新聞社印刷廠**

定價	
每月	十五日出版 全年廿四期
零售	每期伍分
預定全年	法幣壹元

